

魔窟

全國大中學生
文藝創作競賽

一週紀念
中文選集

魔

窟

家雜誌社編輯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必 翻 所 版

一週紀念
選文集
魔

窟

選輯者

家雜誌社

發行人

黃嘉音

發行所

家雜誌社

上海(23)膠州路
一八六號
電話三九五七八

印刷所

中國科學公司
上海(18)中正中路
五三七號

魔窟序

黃嘉音

家雜誌社爲創刊一週紀念舉行全國大中學生文藝創作競賽，題目是作短篇小說一篇，內容以描寫封建家庭中青年的痛苦和舊式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爲中心。參加者包括全國大中學一百零四校，學生一百十八名，應徵小說計一百二十五篇，在這些文字中，我們經過幾次的淘汰和挑選，決定入選文字十篇。

此次文藝創作競賽，原規定字數是三千字以上，一萬字以下。第一名國立唐山工學院憑河先生的『關別』一文，約有一萬三千字，是超過了規定的。但是爲了這篇小說的技巧的純熟，結構的緊湊，描寫的深刻，情節的動人，以及寓意的深遠，在在都超過其他同學的應徵文字之上，幾乎不是其他文字所能望其項背的，因此我們幾位評選的人，一致認爲應該仍舊給它第一名獎。各位讀者以及參加競選的同學們，在讀了這些文字以後，我們相信是能同意我們的決定的。

此次參加競賽的文字中，另外有幾篇寫得很好，祇是內容跟我們所定的題目距離較遠，因此落選了。這些文字將以普通徵文的形式，在『家』雜誌中發表。

爲了『家』雜誌的篇幅有限，容納不下所有的人選文字，如果分期刊載，又恐怕把時間拖延太長。因此我們決定把全部入選文字，出成單行本的別冊增刊『魔窟』，這也許是讀者所歡迎的吧！

一週紀念
中選文集

魔窟目錄

名次	題目	作者	學校	頁數
第一名	闊別	憑河	國立唐山工學院	(一)
第二名	書禮世家	吳丁	天津國立南開大學	(三一)
第三名	箭	鄭錫炎	國立廈門大學	(四八)
第四名	小雲	親影	中央測量學校	(六〇)
第五名	魔窟	胡永組	國立西北工學院	(七二)
第六名	吉期	海曦	上海光華大學	(八六)
第七名	女瘋子	雪蒿	國立西北工學院	(一〇〇)
第八名	路	袁增佩	瀋陽東北大學	(一一四)
第九名	沉靜的姑娘	王湘蘭	杭州之江大學	(一二八)
第十名	凋落了庭院	劉曙中	國立重慶大學	(一三九)

闊別

憑河

正在吃飯的時候，姊夫來了。

『啊，請坐，請坐，』我忙着起來招呼，『沒有吃飯罷？來，一道吃，我們也才端起碗哩！』照常例，一有客來，父親和母親是要離座歡迎的。可是這次他們却毫無反應，屋裏其餘的人也好像沒有看見人進來似的，各人繼續嚼着自己的飯。

『軒妹，還不快找碗給姊夫盛飯！』我有點氣憤地命令着。

軒妹給我的答覆是：將碗筷往桌上一放，用厭惡的眼光瞪了姊夫一眼，才把腳跨過板凳來，同時說：

『飢子背後不是碗筷是什麼？』

就在這個時候，姊夫在『我自己來，我自己來』的自語中，已從飢子背後把碗筷拿着，自己盛了飯坐到我讓出來的座位上去。

我很奇怪，爲甚麼家裏的人對姊夫這麼不客氣？自然囉，他現在穿的是大兵的衣服，戴的是油膩的軍帽，一張黃瘦的臉，兩片乾癟的嘴唇；但這並不是足以給予輕視的理由呀！父親不是個勢利的人，母親向來是最愛她的女婿的。

也許是因爲他時常來，太熟習了，彼此都用不着客氣罷！——我這樣想。

『聽說你回來了，早兩天就想來看你的。』姊夫夾了一簾菜放進嘴裏，鼓着腮巴說明了他的來意。

『謝謝你，』我說。

『好些年不回家，面貌聲音都變了。』他打量了我一下，說，『要是不預先曉得你回家，突然在街上碰見的話，我一定認不出是你。』

『好多人都說我變樣了，我也覺得好多人變樣了；就說你罷，和從前也是兩樣的。』我馬上警覺地轉了話題問：『你現在做甚麼工作？』

『××隊裏幹個小班長，慚愧！』他同時做了個慚愧的樣子。

席上說話的就只是我和他，其餘的人都像面對着仇人一樣，不插一句話。這使我明白我剛才的推測完全錯誤。姊夫和家裏的人一定發生過甚麼齟齬；要不然，同桌吃飯的時候，絕不會有這樣合不來的樣子出現。

飯後，姊夫回他駐紮的方去了。臨走時，家裏的人除我而外，沒有一個起身送他。

二

我回家後是住在樓上，樓上共三間，我住在左邊一間，其他兩間空着。房裏顯得非常清靜。平時除了幾位朋友常來聚會外，就只有弟妹們進來問書。軒妹在學校裏的成績不錯，教師時常誇讚她，因此她自己也特別用功。這天晚上，又是她蹦蹦跳跳着最先跑上樓來，用書本在兩隻手裏劈劈拍拍地打着，一推門，身子和聲音就同時滾進來。

『二哥！』她環顧一下，在靠近樓窗的躺椅上發現了我，『噫！我以為你不在屋哩！好懶呀！這時候還不點燈！』

『鬧甚麼！』我有意擺起哥哥的架子來。

『當然是「鬧」你起來給我講書啦！』她把鬧字說得特別響。

『從今以後，我不愛給那個講書，也不喜歡那個到我房裏來，』我裝着生氣地說。

『嗯！二哥！』她撒嬌地撲過來，死死的抱住我的手。『妹妹又沒有咒你惹你，你生誰的氣呀？』
『你不要管，總之，今晚我不講書就是了。』

『不，要講，人家禮拜六要考試！』兩腳不停地在樓板上頓着，她幾乎要哭了。

『那麼，我問你，』我站起來找火柴點燈，一面開始爲今天的情形來審問她。『姊夫和你有甚麼過不去，你那樣恨他？』

『他那裏是姊夫！簡直不是人！』她把我的手用開，反嗔怪地對我提出了抗議。『虧你也是二哥！還叫我給他盛飯！』

『嘿！你好大的人！就盛不得飯啦！「人來爲客呀！」』

『「客」？他是什麼客？鹽巴老客。騙了爹爹很多的錢，媽一提起他就傷心。』

『人家境況不好，在我們家拿點錢用，這算得甚麼！爹自己都捨得，難道你還不服氣？』

『錢自然算不得甚麼，但他爲甚麼要打大姊呢？』

『他打大姊？』

『是呀！時常都在打，前年打得更兇！唔！前年！……』她忽然傷心地打住了話，一雙眼睛水汪汪地骨碌一轉，她急忙背過臉去。

『前年甚麼啦？你說……』

『不說了，給你說有甚麼用處？來不來你是袒護他的呀！這些年來，大姊隨時都在想念你，你可是一點也不關心她。』

『你怎麼冤枉說我不關心中姊呢？我到家的第二天，不就打發人去穆札接她嗎？再說，咱們是兄弟姊妹，姊夫終究是姓穆呀！我怎麼會袒護他呢？』

『不袒護？明天他來，準又會惡聲惡氣地命令我給他盛飯囉！』

『咱們相聚不幾天，就鬥起嘴來啦！啊！好妹妹！我這哥哥的架子無形中垮台了。』你說前年

怎麼啦？告訴我，要是姊夫真的對大姊不好的話，明天他來，咱們合夥兒不睬他就是了。」

她轉過身來，滿意地笑了。就在那笑着的面龐上，還掛着兩顆晶瑩的淚珠。

『說得要準的！』她說，我點了點頭。『前年暑期裏，大姊有一次來城裏趕場——啊！你不知道大姊這幾年來多苦囉！她自己鋤地荒地，自己挑糞澆菜園，種包穀，栽辣子，有時候還把這些東西拿到城裏來賣……』

『穆家不是收糧吃飯的嗎？』驚疑使我不得不截斷她的話。

『糧田早賣完啦！』

『誰賣的？』

『親爹親媽過世後，就是穆連臣這鴉片煙鬼當家，賣田賣地的你想不是他是誰？』

這丫頭，今年才十二歲，而明事達理的程度和大胆的樣子，單由這些地方看，簡直不亞於十七八歲的人。對她認為不好的人居然直呼其名，而且還聯以一個『鴉片煙鬼』。

『姊夫會吃煙嗎？』我繼續問。

『他是什麼姊夫！要這樣「姊夫，姊夫」的稱呼他，我就不往下講了。』

『好，不尊稱他就是。』爲了聽取下文，我不得不依從她。在家裏，只有軒妹和我談真話。於是我換個口吻說：『我記得他是沒有煙癮的。』

『沒有？癮才大呢！有年他來我們家住了一個多月，爹拿了錢叫他戒煙，他却把小口的戒脫

了，另外抽大口的，有時還去賭錢。錢花完了又找個藉口來要，甚至還把屋裏的東西偷出去賣哩！」

『胡說，他那裏會這樣！』我真是覺得她愈說愈放肆了。

『哼！我騙你做甚麼！』她撅起小嘴，好像認爲我又在相護姊夫了。

我却逼上一句：『你說他偷過甚麼？』

『偷甚麼，我可不知道，因爲爹不准講，說是講出去怕旁人笑話。只是有一次，』她指着頭頂上的二層樓說，『我曉得放在樓上的一桶老漆不見了，隔幾天，有人私下來說，穆連臣賣一桶老漆給大街上趙家；爹親自到趙家去看，真有這回事情，因此叫他來教訓一頓，又送最後一次錢給他去戒煙。他却拿着那點錢做路費，一溜溜到興安去，在那裏給爹來封信，說我們從前買他家的田產，太佔了便宜，要爹馬上給他匯幾十萬塊錢去，不然他就要告狀打官司，並且說他在興安結識了甚麼軍法官、參謀長、大隊長、特務長等等。爹氣得話都說不出來，把信撕得粉碎。你知道，那年穆家自己問上門來要賣那塊地方，爹原不肯買，後來經旁邊人勸了，說「混水不落外人田」，這才接手的，並沒佔到絲毫便宜。只因爲一向寬待他，家裏又沒有勢力，就被他認爲我們家好欺負，想藉故生端來敲詐。可是狀始終沒有告，不久他又從興安回來了。』

『二哥，』軒妹忽然停住敘述問我，『你猜他當時好意思來我們家裏不？』

『當然不會來。』

『只是你說不會來！他的臉皮呀！還沒有城牆轉拐那麼厚！』她用食指在臉頰上羞了兩下，繼續

說，『他仍然假裝正經，在家裏出出進進，爹不耐煩教訓他，他似乎也心安理得，好像由興安寄信回來詐索的事情和他完全沒有關係一樣。我從那以後，就不理睬他了。』

『你也是個厚臉皮嘛！不睬人家，又要到人家的穆札去。』

『我只是去大姊家，又不是去他家嘍！』

『大姊家難道不就是他家？真是小孩子！哈哈！』

她被我笑得不好意思，紅着臉馬上用話來岔開去：

『你聽我說嘛，大姊來城裏趕場，到家裏來吃午飯的時候，在廚房裏悄悄告訴我，說穆連臣時常痛打她，邀我去穆札陪她一些日子。正逢放暑假，我給媽講後就和她去了。』

『開始那幾天，因為有我在其中礙着，他對大姊算是和氣了一點。可是多過幾天之後，真面目就露出來了。在家的時候，從沒有一塊好臉色，不高興就罵，動輒就打，那牛脾氣隨時都在發作，鄰近的人也勸不了好多。越沒有人勸，他就鬧得越兇，越鬧得兇，越更沒有人來勸。』

『一跨出門檻，誰也不能料定他是一點鐘後回來，半天後回來，或是幾天後才回來？回來的時候，要是沒有給他留菜，或是留的菜飯冷了一點，那馬上就指在大姊的臉上破媽破娘的罵。大姊氣也不敢出大一點，急忙給他做菜熱飯。他吃完之後，抹抹嘴，便噤咕着走了。』

『有一天晚上，他鷄叫半夜才拍門回來，一進屋就喊大姊給他做宵夜。大姊說：「沒有油鹽，米蟻子也空了，拿甚麼來做？」他暴跳起來：「爛婊子，你家幾娘母（母子、母女之意）天天吃都有，

老子幾天才回來吃一頓，你就扯說沒有哪！」

「真是沒有嘛！」大姊分辯說，「要是沒有，那個敢偷懶不做給你吃！這兩天我們在家裏都是蒸包穀麵麵當頓，你問軒孃就曉得啦！她來這裏還陪着我們受苦哩！」

「我當時氣憤極了，從床上坐起來，我說：

『姊夫，你好不害羞！一家大小全靠大姊做活來支持，你不找一文進來補助，反而時常嘮叨大姊要穿的，吃的，賭的，深更半夜也在吵。告訴你說沒有油鹽沒有米，你還要罵人，隔壁鄰舍聽到看你好意思！』

『關你甚麼事？』他對我也鼓起牛眼睛來了，「明天給我滾回去，不要那個在我家！」

「屋裏的人全被吵醒起來，小琴嚇得抖擻擻的躲在屋角流眼淚，喬林嘩啦啦的哭起來，大姊假上床去哄他。因為有我的幫助，她這時好像也大胆起來了，不等我回話，就搶着說：

『用不着你下逐客令，她明天就回去的，不會貪戀這點吃不飽的包穀麵麵飯。』

『去她的，老子就看不起有錢人！』

「大姊應口答道：『既看不起，又爲什麼生方設法去騙人家的錢來用？』這算刺着他的痛處了，立刻猛撲過去，抓住大姊的頭髮，由床上拖翻到地下，在手腕裏吃着奶的喬林也連帶着碎的一聲跌下床來。大姊用兩手緊緊的抱着頂上的頭髮，被他像拖豬一樣一直拖到中門外的天井裏去，拳頭打，腳尖踢，天啊！他那裏是人！簡直是匹野獸！二哥，你看大姊多慘啊！起先還能够喊『救命啊！救命

啊！」後來連聲音也喊不出了。但那不是人的東西還死死的揪住她的頭髮，一脚一脚的踢，歇呀歇的打……」

『你站在旁邊脹乾飯！』一股痛憤的火焰在心裏燃燒起來，我厲聲地發出責問。我忘記了當時參與其事她，還是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妹妹。

『我當然動手，但我怎麼阻止得住他呢？他個子高，我够都够不到他的手。煙癮過足了，力氣又大，我抱住他的一支腿，他腳一彈，把我摔了幾撲扒；小琴撕住大姊的衣裳號啕大哭，也被帶着拖翻過兩重門檻，跌了幾個大青巴。』

『老半天隔壁才有人開門出來拉開，大姊已經被搥得死去活來。幾個人把她抬到床上，口中不住的呻吟叫喊，頭髮拔落了一大網，髮絲和着血液膠黏在臉上，滿身都是傷痕，……』

鼻子一陣酸，熱辣辣的淚水由心的尖端湧到眼眶裏，我把眼睛眨眨，硬不讓它流出來。軒妹却伏在我的膝上哭泣了。

『你第二天就回來嗎？』幾分鐘之後，還是我先發話。

『大姊痛得……動……動都動不得，我……怎麼……忍……心……離開她！那挨刀的穆連臣倒離……開了。』歇了好一會，她停止了嗚咽，嘆了一口氣說：『二哥，你說大姊傻不傻，她還說：「寧願讓他打頓够，打之後，他離開了，倒有點安靜日子過。」又千囑咐萬囑咐的叫我回來不要講，怕爹和媽知道了傷心。哼！她真是人家打不死的傻瘟豬！』

『但是，這「安靜日子」也不會長久。兩個星期後，大姊才勉強可以起來走動，他回來了，一個也不理他。他是恬不知恥的，飯熟了，自己翻碗找筷子，盛起就吃，一面叫罵着：

『「爛娼婦，吃飯也不叫老子一聲呀！老子曉得你是還沒有挨得够，兒嘔！鐵匠死了不閉眼——欠錘！」

吃完飯，他把碗筷一丟：

『「爛婊子，拿老子的錢來！」

『「那個得你的錢？」大姊說。

『「賣豬的那兩千塊，難道你沒有拿嗎？」

『「那個敢拿你的……」

『就在這個時候，小琴戰戰兢兢的由房裏拿了一札鈔票來，他一爪搶過去捏着走了。恰過門檻的時候，還說：

『「媽的，你家娘母都是一窩子茗（註一）」

『你不是說他對家庭一文不給嗎，怎麼又有錢存在家裏呢？』我發現事實上的矛盾，就想問個清楚。

『事情是這樣的，有一次，他在鎮上贏了錢，順便買了一隻小毛豬來叫大姊給他餵。好容易才餵到七八十斤；原準備餵肥來殺了，一半買去，一半留下自家過年，正月間，有人客來才有點擺桌子

的，也表示他在上一年總算成了一點器。殊不知他在一次癡發和賭輸之後，却索性賣了。將賣得的一半價錢扔給大姊，作爲是給大姊餵豬的酬勞，大姊不要，對他說：

「我也不接你的錢。冬天來了，眼看着娃娃衣衫單薄，冷起來怪可憐的。爲你這隻豬，每天採豬菜，煮豬食，小琴也苦磨得有，若是不肯吹定、賭完，還有點做父親的心腸的話，你就去買疋布來，讓我給她先縫件把衣裳來過冬。」

「錢交給你，管你家娘買不買，縫不縫！」他把錢塞給坐在門檻上的小琴，大踏步走了。

「等到沒有錢花的時候，他自自然然的就想起作爲『酬勞』的這兩千塊錢原是他的，像討債似的開口喊、閉口就要拿去。」

三

門前梧桐樹上的第一聲清脆的鳥鳴，就把我從夢中喚醒。想到昨晚的情形——妹妹的敘述、母親的嘆息、父親的斷語——我一下子翻身起來，用面巾蘸冷水抹抹臉，揉揉眼睛，把馬牽出厩來配好了鞍鐙。開門一看，東方一片紅霞，太陽還躲在山後邊打哈欠！我興奮地跨上馬背，朝穆札姊家進發了。

一路上，流水行雲，鳥語花香，無一不使人沈醉於往事的回想中；我在一連串滴嗒滴嗒的馬蹄聲中，追憶起一連串童年時代的故事：

那時，我們還在桃村老屋居住。村中設了私學，學堂就設在我們家裏，右邊廂房是男孩子的教室，左邊小花廳後面是女學生受課的地方。大姊是當時女生當中最出色的一個。

她，貌美，心慧，記性好，合得來人。

在家庭中，她是雙親的寶貝，是族中同時上學的幾個兄弟姊妹的導師。我們認不得的字問她，講不得的書請教她；在學堂裏，她是先生的得意門徒，是同學們全部愛慕與妒忌所集中的唯一目標。他們時常找尋門縫偷看她，隔着板壁欣賞她唸書的音調。

當她走出戶外的時候，砍樵的、割草的和牧牛的男孩子們的山歌，會唱得特別響亮；挑水的和採豬菜的少婦姑娘們癡癡地注視着她，一直等她走遠了，才警覺過來，繼續她們自己的工作；老太婆們一見她來，總要拉着嘮嘮叨叨的盤問好一陣。

可是，天生成一副謙卑的性情，她並沒有因為這些而驕傲，相反地，她是深深感到拘束，感到孤寂，感到自己是被人排棄了。

遠近的人都聞名大姊的美麗，但他們所知道的也不過是美麗而已。至於大姊曾經飽讀了『女兒經』、『烈女傳』，以及這些書本教給她的犧牲、忍受、吃黃蓮不叫苦、吃糞也不喊臭的性格，都是他們所不了解的。

好些人家請媒上門來求親，都被父親一口謝絕，藉口是『姑娘還小，過幾年再說』，其實是因為門不當，戶不對，人才又不稱。漸漸的，媒妁的人少起來，人家都認為『不敢高攀』了。鄉里間流